

500块零件的木马车全是手工做

市级第四批非遗古马车制作技艺传人杨崇华,愿望是建一座木马车博物馆

□文/本报记者 王倩 片/本报记者 戴伟

杨崇华推开小院里一间不到10平米的平房,熟练地把一个已经拼接好的木质马车零部件放在工具上固定好,一手扶着锉刀,一手开始打磨,瞬间锈红色的木屑开始飘浮在这个小屋里。

自小在木匠世家成长起来的杨崇华,30多年前开始寻思着要把祖上的木马车制作技艺传承下去,从没想过能像今天这样得到众多关注。

2012年年底,杨家木铺——古马车制作技艺被选入第四批济南市市级非遗,杨崇华也有了自己最终的愿望,要开一家木马车博物馆,把从先秦到解放前的马车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市民面前,让更多的人了解交通文化。



▲这辆战车的伞盖等部件,完全是杨崇华按照考古书上的图片资料进行还原的。

在木头堆和刨声里长大学到了祖传的手艺

“杨家是木匠世家,从晚清时候,祖爷爷杨有才北上闯关东逃荒的时候,没走到东三省,就流落在北京了,靠着家传的木匠手艺,在北京天桥开了杨家木铺糊口。”杨崇华把背靠在椅子上,非常骄傲地说起祖上的传承。杨老爷爷给家里立下祖训:做人靠本分,做事靠本事,“听我爷爷讲,老爷爷在北京时常有官里或者大户人家的人来维修、制作些零七八碎的小物件,慢慢口口相传,后来每到大户人家的木匠艺人忙不过来的时候,就会找老爷爷帮忙做一些细活。就是这么个契机,老爷爷学习制作了带有官廷技艺的两类物件:官轿马车和文壶。这门手艺传到我,已经是第四代了。”

后来杨有才荣归故里回老家,在南岗子重开了杨家木铺,“当时韩复榘汽车趴窝,强征了杨家马车巡查市井,一高兴,回大堂后大笔一挥提了‘杨家木铺’四个字。”至今这块匾额还挂在杨崇华的工作室里,后来家里为了纪念,开始做观赏型的微型小马车。“后来老爷爷的手艺传给了爷爷,家里就靠爷爷做木匠活为生。”跟所有传统的手工艺店铺一样,杨家的木铺是前店后厂,自产自销,杨崇华的童年就是在一大堆的木头和刨声里长大的。“跟爷爷一起干个零活,打个板凳,手艺不用专门教,耳濡目染就会了。”



▲“杨家木铺”工作室。

眼看着木马车被汽车取代,他不想让祖上技艺失传

“我是眼睁睁看着马车、地排车消失的啊,好像是一瞬间,大街上跑着的就全是汽车了。”长大之后的杨崇华有了自己的工作,成了家有了后代,却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,为祖上的技艺存下了心事。“家里的木匠技艺虽然还在,但基本没处去造马车了。老爷爷的官轿马车手艺,就这么扔了吗?我不舍得,爷爷更不舍得。”就这样,杨崇华买来刨子、凿子、钻、角尺、直尺等物件,想重新拾起制作微型木马车的技艺。

杨崇华的工作室里摆放着三个作品,一辆战车、一辆贵族坐的车,还有一辆农耕车。每个都精致到如果把它们放

大50倍,就是一辆功能俱全的车辆。车厢里的座位木板可以拿下来,空出来的地方可以放书、日用品;战车的伞盖等部件完全是按照考古书籍上的图片资料进行还原的。杨崇华在他的工作室里拿起已经做好的车轮的一部分,两块弯曲的车轮零部件严丝合缝地接在一起但又活动自如,“祖上的教诲就是能不用钉子就不用钉子,能不用胶就不用胶,一个车算下来有500多块零部件,都得手工打磨好,利用卯榫原理拼接起来。”纯手工技艺在杨崇华那里,是需要传承的最重要的一部分,而最先拾起祖传手艺的时候,最难的不是木匠活儿,“而是马车的历史

资料,连马车的形状都没有,咋还原它们?”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跑博物馆、图书馆,找研究民俗的专家请教,去西安、临淄的车马博物馆现场看,成了杨崇华最开始几年礼拜天和闲暇时候的主要工作,“我那会儿就想,得恢复还原历史中那些曾经出现过的交通、运输工具,它们哪个是皇帝乘坐的,哪个是战车,哪个是普通老百姓耕作用的,让人能看得见摸得着。”那时候杨崇华的爷爷还在世,看到他愿意拾起木匠手艺,“爷爷不光高兴,还担任了我的教练,随时指导,爷爷毫不保留地把一身技艺传给了我。”

就是喜欢这门手艺,想收徒弟免费传承下去

杨崇华拿纸板刻出一个车轮的样子,放在车身上比划着大小,“这叫‘放大样’,做一驾马车不光得精致,还要协调,再精致如果看上去不舒服,也不能算一个好作品。”于是他每做一个车轮的时候,就先拿纸板画出来,再按大样拿木头雕刻。“做完一辆车,至少得半年时间,如果车辆再复杂一些,一年也只能出一辆车的成品。”手上能出这样精细的活儿,杨崇华却说自己是个粗线条的人,“春节

那几天,我预备好两天的食物,在工作室一待两天也不出门,有时候还从水管子上接两口凉水喝。”他摸着自己正在做的一辆古战车说,“木马车哪个零部件都能丈量出尺寸,几分几毫都不能差,但唯独这个‘喜欢’,拿啥也测算不出来。”没想着出名,做出来的作品也从来卖,杨崇华说要是当初有那么多杂念,也就走不到今天了。

说到杨家手艺的传承,杨崇华说这也

是他心里的一个结,“每个非遗项目的传人都有这个结,找学生,找愿意学还稍稍有天分的学生,很难。”杨崇华喝了口水,他说制作木马车女孩子和小孩子都不大适合,“不从心里喜欢,心静不下来也不行,现在很多人恨不得从这儿拿来搬到那儿就能换钱,能心无旁骛的太少啦。”杨崇华说他打算最近去山东工艺美院找三五个学生,“免费教,盼着能找到那个合适的孩子出现,能把我这门手艺学下去。”

一笔一画分解每个字临摹

七旬老人张希木钟情毛体书法50载

为练好毛体,分解钻研每一个字

3月4日,记者来到阳光100小区的张希木家,在他敞亮的书房里,张希木跟记者聊起了自己坚持钻研毛体书法的感悟。

1962年,张希木在北京军区第二十军参军,入伍第二年,毛泽东主席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题词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也就在这一年,张希木被毛泽东的题字深深折服,苍劲有力,纵逸奔放的笔法让他决定认真学习毛体作品。在部队里,张希木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,从部队转业后又在机关从事文化宣传工作,这让他有了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来学习,1998年退休后,张希木在济南市老年大学学习绘画,开始更加系统地钻研毛体书法。

张希木说,毛泽东一生创作了不少书法作品,包括《长征》《满江红》《咏梅》等等,为了练好毛体书法,张希木到处搜集毛体书法字帖,记者在了一本他保留至今的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书法字帖中看到,上面几乎每一幅作品上都让张希木密密麻麻地用铅笔标注了笔记,从每个字体的大小、结构、用墨、笔法等等,张希木都认真地进行了分析。

50年前,毛泽东的题词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,全国广泛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。此时,刚刚入伍不久的张希木却对这几个苍劲有力的字产生了浓厚兴趣,并开始学习毛体书法,因为源自内心的热爱,直到今天,73岁的张希木老人还坚持临摹钻研,他也成了毛体书法圈中小有名气的人物。

□本报记者 张浩

由于毛体书法有点行草的风格,许多字都是连笔的,为了能够细致入微地临摹好毛体作品,张希木将作品中的每个字进行分解,一笔一画地钻研:在报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单独临摹,甚至动用放大镜来进行识别,等感觉每个字练得差不多了,他才会一气呵成临摹整幅作品。

《长征》诗临摹不下500遍

张希木的书房客厅里都挂满了他临摹

的毛体书法作品,其中几幅印有鲜红色雷锋头像的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作品是刚刚创作完成的。张希木告诉记者,今年是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题词发表50周年,不少单位、朋友都来向他求字,于是他创作了这些作品。

“光是毛主席的那幅《长征》诗作品我就临摹了不下500遍,用了有三沓纸,而且每次写完之后我都会认真地与之前的比较,琢磨哪些地方可以取得进步。”张希木指着书房里的那幅长长的《长征》作品说。如今,对于一些短小精悍的毛体作品,张希木已经能够信手拈来了,他也对毛体书法作品的特点有了更深的体会并做了总结,“众采百家,专攻怀素;方短阵型,横幅手卷……”

不过,虽然已经临摹练习毛体书法很多年,张希木说,自己一直也没有参照毛体笔法进行单独的创作。“你仔细看看,几乎每一幅毛体书法作品都是不一样的,就连落款签名都会不同。”张希木说,虽然已经坚持学习毛体很长时间了,但是因为对毛体作品的敬畏之心,他现在还没有进行独立的毛体书法创作。

“也有人说毛体不算是书法,我坚决不认同,毛体书法也是有自己独具风格的用墨、结构和笔法的。”张希木说,对于毛体书法的坚持源自内心的无比热爱。



▲张希木和他临摹的毛体作品。(记者 张浩 摄)

小提示

如果您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或者对毛体书法感兴趣,愿意与张希木分享交流书法创作的心得体会,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 zxm888777@sina.com 与张希木进行交流。